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七

孔子洞記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日冠山元左丞呂公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有肄業者恆僦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庠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暨政歸則書院已爲汪參政藻督州重修矣君見而嘆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克盡釋奠之誠匪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厲學乃相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之中可剡鑿以垂永久遂捐資命



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裏
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字
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
皆廟祀以王者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
非幾於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輝
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岩洞之像設亦莫不然觀者不以
爲異而茲以爲異耶或曰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
殊太山丘垤皎日燿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

差哉余曰不然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
之有無但學者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其位所
以親之也親則情至而摠趨對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
於羹墻夢寐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進豈
直科目之資而已乎蒙之彖曰養正聖功壯之象曰朋
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多有間耶況
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亦不費六守君取義
於此可謂探本於衆人之所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
未備者有裨於後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惡足

懷潭記

明李愈

懷思也人生而思其官屬於心思孰爲大思親爲大思
云明發不昧有懷二人言思親也蓋潭也何以名懷何
忍言又何忍無言惟予家世平定之賽魚人離郡西二
十里許有古寺一區衆水滙潭於前平行光鑒故以平
潭名鎮居民數百家去鎮三里有村亦以平潭名惟予
李氏一族居之予大父京兆雙崖翁生五子俱貴予考
長史府君爲長少讀書寺中顧而樂之因號潭水甫翁
領鄉薦歷掌高陵縣官廬州學事三庠弟子無慮千餘
沐其教化樂其有成也咸尊稱爲潭水先生云歷官晉
府右長史進四品服以雙崖祖老棄官歸養不復仕享
年七十有六遺藐諸孤今越七載矣前潭亦爲山水激
沒無復餘址郡北數里水出半崖懸瀉如練故因名瀑
前更有泉出山下清冽可掬予因買加修葺頗亦成潭
寔愴諸懷而謀於侍御龍庄甄君遂命名爲懷潭夫古
之於親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思
親之所自號及諸門人之尊稱者乎每時

澄不清而撓不濁則思其量出言舉足罔非思也潭前有泉兄子栗亦聚水爲池立而顧瞻則懷子松溪歸德府君如見其參于前也夫仁之寔事親是義之寔從兄是也智與禮樂胥此焉生生則惡可已可已寧已于思乎則予于茲潭也蓋終身懷之矣則其名爲懷也固宜惟予之後苟能勵志向上讀書於此居也則懷仁義以事君其處也則懷德刑以修身不非孝者無親天地所不容也理欲之幾誠僞之辨君子小人之攸分也吁可畏哉其亦深思也夫其亦深思也夫

六賢堂記

明趙景先

平定州有六賢堂金季咸稱趙楊兩先生爲二賢總領
聶珪議建祠不果至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成併望
李遂各四賢堂後人繼述迭陞王呂自四而五五而

翰林侍講學士轉侍讀拜禮部尚書知錄

叢說中庸說及諸子書刪集語孟解資暇錄并

文字號滄水集凡七十餘卷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

明昌間狀元及第與閑閑趙公齊名金宣宗頻歲南侵

極諫以爲不可兵出爲宋所敗宣宗悔曰何面目見楊

雲翼耶拜吏部尚書終翰林學士謚文獻評者以爲百

餘年大夫士身備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元好問字

之號遺山忻之秀容人登金進士第爲左司郎中兼起

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學士不就寓平定者十餘年有

遺山集并樂府行於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藥城人登

金進士第元世祖召拜翰林侍講學士告老歸賜封龍

書院寓平定者數歲卒謚文正有敬齋集并樂府行於

世王構字嗣能號秦溪其先礪之武安人父青峯先生

爲金節度副史避兵西來遂爲平定人元世祖立國子

監學由監察御史除監丞陞司業與魯齋許先生同定

學規斯文是賴自幼以孝聞兩致白兔繞墳之異改知

寧晉縣有崧篋之盜聞先生名曰不可累賢幸以

秦溪集呂思誠字仲實號介軒平定人登泰定
年進士第授遼州同知調蓰縣尹毀淫祠興學校而民
大化擢翰林編修元文宗欲觀實錄力爭止之調國子
監丞轉司業除監察御史累遷至禮部尚書知貢舉拜
中書左丞知經筵陞翰林學士承旨又除集賢大學士
兼祭酒修宋遼金三史賜貂裘玉帶元相脫脫議變鈔
法先生謂祖宗成憲行之已久不可改忤脫相左遷湖
廣左丞脫相貶復召爲中書左丞時江南漕運不至建
議置屯田歲收稻粟三千萬石兩爲御史中丞樞密副
使三爲祭酒三入中書陞光祿大夫大司農謚忠肅嗚
乎六先生之賢也文章足以經世事業足以濟時縮紬
慕之如景星鳳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晉稽康阮籍
之徒清談無補遨遊竹林時稱七賢何如六先生上師
孔孟學務知行六賢著號允爲稱情州人追慕立祠像
也宜矣呂忠肅公之子之辰秦溪司業曾孫王由謂景
先曰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賢堂記呂忠肅公
五賢堂記悉毀於兵燹今六賢祠像再建未有記

六賢出處之大概爰刻石堂之上

崇賢堂記

明彭時

平定州故有六賢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侍講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搆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蓋閑閑官於斯遺山文正寓於斯文獻秦溪忠肅則生長於斯者也迺成化五年冬山西提學僉憲會稽胡君謚行部至州惓惓以表崇先賢風勵後學

爲心下詢鄉賢事實於衆於是知州金臺陳志率儒學師生曹吏耆民暨士大夫之家居者合詞言曰州有堂祀先賢自前元始始各四賢後迭增而六焉今故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九疇本州東廂都里人實呂忠肅公女兄之孫也各位與諸賢等宜進列於是更其扁曰崇賢勿限其目以待來哲則邦人幸甚胡君以爲然遂命諏吉興工斥大祠宇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始事三月十八日畢工遷六賢像皆南向以耿公侑於左扁曰崇賢

既成胡公率衆以三獻之禮禮焉且令州吏

常示民以好惡向背之端而善教者亦必以風俗之近者語之夫然後人知所勉慕故政易舉而教成胡君兼政教之職而能表崇先賢啟多士之瞻仰其意善矣顧舊祀六賢卓然爲金元名士官於斯者有遺愛焉寓於斯者有遺化焉生於斯長於斯者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跡其政事之善學行之高氣節言議之偉咸可以廉頑而立懦廓猥瑣而表卑陋堂而祀之宜矣若夫鄉於斯寓於他顯於我朝爲州人所共知者有清惠公焉公博學能文登永樂甲辰進士爲給事中言事務大體司雌政毅然以興利革弊爲已任比貳司寇副都憲以至薦陟爲之長聲績益著中間雖嘗觸忤權奸被斥而直詞勁氣不少挫究其剛正之行廉潔之守歸然與諸賢相高進而配食亦宜也之六七公者衣冠像貌儼乎如生自今州人子弟進而瞻其容儀凜然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奮發思與之齊則他日人才之盛風俗之美豈有窮哉蓋必如是而後有以副胡君啟發維持之意也雖然賦形爲人孰不全天理之正以生而

之聖賢以爲法
聖盛德大業以爲歸斯善學已吾意胡君雖不遠以
告國未嘗不欲至之以漸也敢併記之庶學者知所
焉

天寧寺重修正殿記

明 延定之

州治之東有寺曰天寧寺蓋古刹也不知創於何代又
我天朝永樂中亦嘗修葺歷年既久瓦木朽腐殿宇頽
頽上不可以祝延聖壽下不足以聳人觀瞻寺僧惟

語於衆曰我輩奉釋教者寺之敝廢至於如是咎將誰
歸詢謀僉同承事惟謹徧謁州之士大夫暨諸鉅室且
力助資貧者願爲力役聚材督工終日不懈凡百處置
皆有其道始構正殿六楹前後十二皆以石爲之欲其
堅且固也宏治元年僧昭廣於殿之前山門之內東西
復構伽藍堂各六楹惟祥弟子昭定繼成其事粧飾佛
像五尊繪畫殿堂兩壁華簷散綵紺瓦飛翬綺棟凌雲
彤雲麗幄巍然壯觀爲州勝概登斯刹也居則高明

望山川繚繞雲凌掩映使人蕭然有塵外之

今之事無有不對待無有不循環也治亂相爲倚
盛衰相爲消長廢興相爲往覆卽此一事可以驗人
可以驗世道餘可觸類而推矣是殿之修經始於成化
二年丙戌落成於宏治七年甲寅昭定因其事竣欲立
貞石以垂永久請予爲記夫道三善與惡而已矣性本
相近而習始相遠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善惡分焉
有入孝出弟謹身節用濟人利物奉公守法此習於善
者也行險徼倖放僻邪侈強梁好勝矜傲奸貪此習於
惡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善者福之而淫者禍之畧不
假貸使善者聞之而知勸則必益殫乃心增修德業
者聞之而知懲則必改絃易轍洗濯自新凜若上帝之
監臨儼若神明之昭著凡有血氣者莫不敬畏承奉而
咸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某也善我可爲法某也惡我可
爲戒無忝爾所生無愧於光天化日之下於世教民彙
不爲無益嗚呼善惡報應捷於影響凡我州人可不勉
乎可不畏乎予嘉惟祥師弟用心之專而喜其事之

上廼下車瞻拜則漢壽亭侯今謚義勇武安王像也
貌設而丹堊未備門廡立而墜茨未完若作而止將有
待者顧咨左右曰鄉大夫蒲石公所改創而木而石而
陶冶咸易諸簷閣資諸氓者也適歲弗登未美輪奐茲
轉豐稔億續前緒矣余領之去逾三載今夏四月蒲石
公持狀示余曰王舊廟卑隘弗堪嘏祝歲己未卜吉余
遷諸高爽約卽秋季畢厥工矣請記之以垂永久余讀
狀大都言冥符顯應表始創之謀委身範世彰秩祀之
典祛諂崇正昭歆格之道正殿五楹以妥侑得其所翼
室兩廡各六楹以儲蓄適其宜後寢三楹翼室各二楹
以居守因其俗由大門而階而升又由門而級而登室
各三楹騎從扃鑰以綜理中其矩余因拱而言曰公斯
舉也不亦盡禮乎不亦盡制乎夫掄材飾具靡不周悉
可以言制至當之謂順而罔祭非其鬼禮孰大於是禮
制盡而建廟之義協矣抑王解人也謂祀於晉宜也然
而肖像殷薦遍四海延萬禩者何耶竊謂天下有不

之分人心有不齊之性秩分莫大乎敦倫
大乎辨義敦倫辨義莫大乎君臣綱紀之重夫方漢
弗燃羣雄鼎沸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昭烈受密詔而
圖討逆此統系幾微之辨邪正取舍之分士宜知所擇
矣而當時抱藝求售者苟其願可酬率卑阿黷鮮忍辱
効力或一旦事勢危矣卽去如脫蹤無所顧忌夫亦以
義利之殊久曠人心而事使之宜失其天性彼惟知利
已之便而已奚暇審其是哉惟王獨事昭烈依依不去
卽流離困苦曾不二其志卒成三分之業死生以之此
豈爲利祿而効忠耶嘗聞王嗜觀左氏春秋徹夜不倦
夫春秋明大義嚴大分之史而左氏聞人得聖門傳心
之要法者也王當兵戈倥傯之餘少暇輒玩視之此必
神會其旨趣者故得諸心見諸行事君臣之倫是非之
別真知允迪有非一毫利害所能搖奪是故始而識帝
胄之當事而不失身於匪人繼而識事變之當權而甘
報効以歸主終而識討賊之不容緩至於捐生而不惜
此之謂敦倫以秩分此之謂辨義以盡性達之而勇而
武皆無所爲而爲者也被孟德輩者初不知僭竊之

許王然謂王爲天下士可也夫以王純忠全節秩秩
性彪炳當時照耀後世故精英不爽有感必應若蒲石
公所指陳亦孚格之自然耳而因盡禮制以創廟崇祀
夫豈直以一二奇應而私報稱也哉方今寰海內外廟
祀王者不止千億而皆祈祝靈應則王神存萬世人心
無斃也宜矣又豈直一時之報稱也哉公之狀可繹已
蒲石公姓李氏愈名乙未進士歷官知鳳陽府其偉行
大政茲不敢贅書若建廟原狀則刻之別珉云

凭虛閣記

明 朱繪

閣始作於嘉靖己酉越歲閣成成事者爲前谷孫山人
往余官侍從嘗賦閣詩寄山人道其勝矣然未覩也旣
甲寅得請歸侍間嘗訪山人山人坐余於閣上和與話
桑麻酌酒懽甚閣之勝蓋不啻所聞云因叩山人曰茲
奚斯閣曰鄙人生於斯耕於斯旣罷官守復歸老於斯
田廬交錯且先子之封塚在望鄙人弗敢望也於是乎
有閣或曰乾地旣崇風氣斯完又曰設險可守若是乎
鄙人弗敢知也祀奚元冥日從地隅重民事也農圃

我民事舉莫敢廢故曰重之也閣奚斯名曰自中山
上歷井陘逾重關皆登陟而來閣居秦晉之衝視萬山
爲最高再轉而汾西又下矣高斯虛虛斯可凭於是下
視羣峯拱列巖草交映如繡已而天風徐來雲烟冉冉
入拱宇吾亦暢然忘其所謂矣誠虛也然鄙人奚能凭
獨怪夫世之勢利失據戚戚於中者固不若凭於斯耳
語曰井蛙拘虛吾深鑒焉徒名曰凭虛然鄙人亦奚能
耶余曰噫嘻觀斯名也山人可謂及時進德者矣易曰
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往山人廉隅頽出故與時
柄鑿不相能茲體虛以愛何大弗臻君子於是知山人
善進德也山人曰吾子知吾且知吾閣盍記之厥後余
倚廬廢禮然諾久虛旣禪之二年乃著其向所論述者
以貽山人作閣記山人名昇有治才昔守西城兵馬明
介不阿輦下知名後庵子曰地因人重余故記閣而獨
詳於山人云

創建文昌閣記

明葉士元

余之縮符蒞茲土也攬袂登車顧瞻周道千峯嵯峨

接不暇殆所謂古塹天險三晉雄鎮哉下車問俗民
悍語以理民好爭論以讓民好奢教以儉別蠹釐弊去
而革心一時遂無大作奸犯科者暇則退與多士橫經
譚藝削去膚言獨抒各理每會羣濼洛之派以探洙泗
之源不得以章句溺志莫不彬彬雅化焉唯是嘉靖以
前科第綿密三十年來退遜不啻過半母乃風氣興頽
之際前人未慮及乎歷訪誌堪輿氏僉謂上城東南五
里許宜樹高貌文運可還余往徘徊其上東北望燕趙
西南聯會城固晉之聚靈處也於是捐俸而貲之甃石
爲臺臺上起閣上高三丈下濶百餘步華簷綺棟飛翬
凌霄內塑梓潼帝君像傍構三楹爲神厨圍以素垣
西作馳道而下之又曰給廟祝米使奉香火計工肇於
萬歷己酉三月十三日竣於本年五月終聚材鳩工不
勞而成一登眺間形勝在目羣峯環拱盤桓如帶山川
亦峻發其奇地靈人傑從古識之唯吾多士鑪錘藝林
博於取精閎於用物煥然而雲漢蒼然而彝鼎文之

以藉易素毋利方爲圖粹然而

虎變與前詰爭後先庶幾不負創建心已多士
意乎多士得無意乎余不欲竊其傳因壽之貞石思
不朽云

浮山遺竈記

明陸深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
東五十里餘卽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
產石炭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
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召其土人問之土人曰
然又問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
學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竇之曰是
邊俗焉可徵已凡吾平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
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多無
論小天家家置一鑪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
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爲之赤
至於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子聞之始悟而未有以
也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

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

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
也况鴻荒初開材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
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
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
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燭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
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
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罅漏而
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
以爲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爲然
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爲作辨而未敢以復也聊記
於此

重修平定州志卷之七

重修天寧寺大悲閣記

明
延論

我聞諸佛刹各在勝地郡建天寧寺占下城南崗尤爲
榆關第一光明境界殿閣巍峩浮圖傍峙有司時祝

聖天子萬壽率舞蹈鳴佩於此故規制壯麗眎諸梵宇
稱勝槩云大殿前有閣三楹不佞燥髮時猶記登覽後
罹匪祿之慘簷楹木石盡爲雲焰煨燼萬歷甲午歲沙
門普梅智江妙秀素謹頭陀戒行顧舊址喟然嘆曰寺
閣之廢久矣衆生有意西方聖人每每卜地築宮崇表

是哉奈何令斯閣之一燬不再復也率諸佛弟子永
顯寶等齊心請檀越長者各捐金有差庀材募工較曠
昔之規畫而增拓之以今禩八月工程圓滿閣上南塑
彌勒佛北塑大悲菩薩傍塑二十四諸天懸塑十八羅
漢下塑四金剛神金簷畫棟丹堊飛甍勢欲干霄色且
奪目近而憑欄遠而凝睇不啻十二樓五城之麗也郡
人士爭德瞻依予方宦南中不卽隨諸善信男女合掌
頂禮快覩白毫妙相已而諸沙門介使遠來白下五體

投地匍予一語記之夫寺之建置予曾大父曹州君業
爲文勒石矣茲閣廢而且葺甚盛舉也敢恡一詞乎竊
見近世儒家子弟遑遑緹佛老二氏爲異類芻狗視之
而淺中貴耳之士復從而隨場以吠其聲顧釋氏之教
半行於中土未嘗息何者般若之心大衆所具經世而
儒得之出世而佛得之佛得其全而儒得其中何怪乎
不相爲謀也然一貫中和之外其妙珠寂感性情之中
卽卽證宋唐大儒率掇其華以易其相至如考亭集

大成善詆二氏細觀其所爲註明德盡心云者其

收心於性命之說始信佛道之未易談宜吾
尊之爲大聖人未敢迫視也獨怪師其說者專爲一
果報福利之隨愚民謬益其中遂至一夫煽妖千人
禮而無爲白蓮等教又從而迷惑之贅聚僧廬誦經
偈夜聚燒香男女雜混切恐苦海未脫而沉溺於恒
逝水者無量百千衆矣此將爲茲閣羞也者又何利於
鼎新營建爲哉雖然乃其事亦有足多者吾儒誦法
孟奚翅二氏之崇信繼掖事竊爲利祿之媒一旦仰
雲霄棄若土苴甚且有香火於二氏之門入孔氏之
墻剝掉臂不顧者卽文廟圯而庠垣壞有能經紀其事
以新聖人之屋者乎此詎可令佛氏弟子見也吾因是
重有感於吾道之未信於天下而俾浮孔孟之教者不
得如見性之僧人此其說又未可與近世俗附耳而重
詳世教則茲記不徒爲斯閣始終紀事之文也是予意
也

鼎建樂壽菴記

明 苗蕃

必慧大勇必慈慈發爲仁慧定爲知知動而樂

帝喜讀左傳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只有聯句留
間一曰願天常生好人一曰願人常行好事大哉斯
常人惡人俱置勿論古今所患各爲君子自做好人自
行好事豈不是好惟其受病止知有自率此必至殉
欺世博已絕物終於無成凡天下事非一人做常生好
人人人都好常行好事事都好不獨我勞世界自平
敬修此願善與人同安懷友信當不過是是故關帝生
敵萬人沒爲明祀皈依三寶護法伽藍如來世尊憫衆
淪陷囑大菩薩爲衆導師宋真西山讀普門品少未深
解後以意測皆佛寓言唐李文公問藥山師云何乃是
黑風吹船飄墮鬼國藥山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
公色怒藥山笑曰只此便是黑風吹船飄墮鬼國以是
推之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
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舟登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
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毒毒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念疾如
獸自犇讀是緣者作如是觀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誣
者張檀越知古稀而悟空諸所有以蹟故捨先是

布峯頭鼎建一菴山水閣間名曰樂壽爰立聖像
前所聞丁宏重九落成勒石拜手稽首而說偈言
玉虹飲澗瀑花飛雲鎖招提入翠微伽藍大士同此栖
志在春秋夜讀時匡扶百六震其威船若波羅爲導師
一切苦厄救以慈仁知極樂壽於是英雄仙佛是皈依
天下青山骨可立而况當前景絕奇金霞羅岫聚靈暉
松濤吟雨毒龍浴清磬疎鐘訓吼虜鈴飄塔影梵音吹
日月燈函舍利輝雪菴爲卧葛爲衣萬劫歸空懺恐遲
抖擻根塵信脫之南海西天卽在茲

白衣庵記

明 苗蕃

經謂菩薩如龍象蓋言法力之雄冒水陸而莫大也大
則能化故又謂白衣者觀世音之變也般若元則證一
乘而登五覺菩提廣則生大衆而育綏麟五十三衆二
十八門之義不踰摩尼所照法華所轉通其旨者一曰
吸盡西江矣我郡山川形勝於晉爲甲古寺名祠處有
專祠獨白衣之刹未覩其傑州治金方勝地一區坐天
向長庚考諸堪輿儼然安白衣所神耶人卽有經

於條理先敦請神通佳手塑白衣居尊古麗
超雅無上而左右侍衛俱開生面指顧騰翔各極其
使觀者動容因敬生悟焉昔吳道子畫鄴都案畏罪者
衆韓昌黎題木居士從善者多斯之瞻禮白衣者其近
似耶至殿宇臺榭復森聳虛潤蘭若香積等齋輪奐悉
都與像相稱是役也所費不貲皆觀陽破慳拮据者三
年於茲不盡恃諸檀越也夫今之人財虜日銅孽刮日
深富於勢而貧於識貴於貌而賤於心其鄙俚者勿論
間有巧者攘井市而諱其穢則高談林野據林藪而快
其私又艷爭城市畢智營圖總期利己自謂求福而辭
禍矣蘇子云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
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
於中而去取之擇交於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
多是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不大可哀乎况升沉
如駛遞爲傳舍就木未寒各實俱腐於三立之中未足
一焉不益大可哀乎誰能打破身世關頭向極樂世界
無量功德寶七聖財成六波羅密之正果而饒依

可以當是又聞之有陸德者必有陽報宋王沂公其
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浴之一夕宣聖拊其背
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他日當以會參錫汝顯大門戶
未幾果生一子遂命名曾成狀元及第執此而律觀陽
善人昌後又不俟亂之詹尹矣觀陽姓李諱可賓別號
寅旭因名家子夙孚德與者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質大
舟也無力微觀陽烏能竟厥施哉落成問序蕃狂瞽
儒牛馬襟裾不諳古文辭皮傳語恐作神羞特避觀陽
以有不朽盛事而樂志之如此崇正辛未九月二十八
日記

還金記

明趙南星

已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跨驢將有所適至州城南
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曰姑俟之
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悵悵然來曰吾領
帑金於太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馬載而歸卒醉失之
奈何則遍禱祠廟伯顯旁睨之微笑衆頗怪之驛丞
則曰之州時判官趙署州爲之遍繫所過主人及

者在是衆猶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伯
出其金付之驛丞及卒及諸所逮繫叩頭謝判官進
之曰是真不可及俄而遠近老幼男女舉知之無不驚
歎上官皆以扁旌之伯顯名景星平定州人趙子曰余
向爲二子求師於延慕竹使君使君稱伯顯州之世家
清白相禪伯顯於諸文學中經行無與比余延之來相
與處數年莫得其一言一動之失則真君子也夫世之
人有不好利者哉其取之之道三曰勢曰力曰智古人
之制字也與以貝而爲貴勢之說也戎以貝而爲財力
之說也才以貝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盜也劫與竊
之分耳勢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子發之客劫乎則有
跖躋之倫人之於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况夫金
棄於地而已獨遇之殆天與也其孰能舍旃夫常人之
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恥之重假
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鏽藏之聞號啼求之者而佯爲
聾成何伯顯梁甄彬嘗以苧就人質錢後贖之於東山

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叅軍同列五人武帝戒以

顯類至達於九重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有知尚清
哉伯顯非還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形之而見其不
可及耳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
紀余親張玉田爲陳留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余
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於李元之家聞丁巳之夏磁
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於元家
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翌日世英來持以與之世
英願與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飲
食馬有皂棧晨昏矻矻若專於爲利也者乃一旦得三
百餘金而不取豈不異哉近有兩進士計偕北上時至
一店中得金若干無何一夫一婦來問絕不應夫孀寤
哭而去皆雉經於官柳之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
京襲蔭携金賦當道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
進士皆不善終由斯以談還金非爲清廉而已乃以救
人之生命仁莫大焉衆口稱之鬼神聽之其身與子孫
必獲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併記李君之事
便爲善者有所激勸焉時庚申七月也

州署東北隅高阜之上有亭曰環翠形勢軒豁峯巒
抱臨眺間有離塵絕俗之概洵榆關之勝地也前守張
公諱慎者創修之中亭三楹東西舍各一緬自康熙二
十四年距今六十餘載殘廢已久余於昨歲小春來守
是邦撫今懷昔不勝悵然興言補葺而未逮也今年春
出俸錢三十緡庀材鳩工缺者完之圯者修之坎坷者
平治之始於仲春下浣匝月而告竣悉仍張公之舊蓋
易爲力亦不忘所自也公退之暇登高遐覽庶幾心神
怡曠不爲塵滓所蔽塞豈不快哉爰題其額曰起
得句云城隈曲水千層碧郭外環山萬點青書以
柱間誌其實也亭坡之東間植松柳若屏障焉雖
其蒼鬱成陰參差掩映於雉堞間爲茲亭之勝嘗
在數十年後乎余於其時已不知何往矣人將笑余之
癡愚耶抑效其癡愚而踵事增華耶余不得而知也特
筆之以紀歲月云

後環翠亭記

國朝王祖庚

亭也初不知始於何時亭之中有木簡書張公諱

爲張公所創也近檢明萬歷時志云創建於宋名思樓大觀四年州尉高更名湧雲元至元二年改建爲崇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構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各六賢室明成化時又名崇賢嘉靖二十一年王公諱齊者守郡復易爲亭環翠之名始昉噫亭之因革興廢由來久矣夫亭爲榆關古蹟金元名士曾安侑於茲顧任其荒頽而不之省耶志又云此爲州之文案不可廢按亭在城東北隅於位爲艮艮之象曰其道光明斯言誠有本哉然則爲樓爲堂爲亭古人非無所爲而然而張公之重建雖因猶創也余固樂亭之成尤樂亭之成而有造於都人士也故復叙其源流而勒之石

重修文廟記

國朝張恩

自大聖人以素王爲萬世師而學校星布於天下以故郡邑牧長博士諸生莫不望黌序以步趨而政學各興其宗蓋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仰宮牆而思

之東北前映玉屏戟門爽塏壁池宏敞舊頗稱爲勝
因歷載滋多陋靡不治材朽巧蝕鞠爲茂草者蓋數
年於茲矣前郡伯真州劉公諱孚嘉整理大殿粗具規
模尋以內遷去未獲大竟其業泊廣寧何公來守茲土
綱目畢張首先文教朔旦謁廟之期輒周覽堂序而瞻
懷曰廟貌未新何以妥聖靈而光俎豆於是捐金糾役
諏日興工楣窠甃發之有朽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有墜
者塗之殿廡門墻視前制倍加巍煥而春秋釋奠之辰
復增紗籠燈燭以賁文光掩映輝煌金碧燦爛郁郁乎
美觀也哉夫學校王化之本吏治之源也昔任延立校
宮而武威有儒雅之士鮑德起橫舍而南陽稱禮樂之
風他若文翁常袞建學倡文而蜀山閩海之間卒能變
殊俗而臻上理可知識治體者惟其急先務耳公自蒞
任吾州程角多士蒙養稚髦旣已身作型範口振鐸音
矣乃復葺理學舍以肅瞻依非沉潛於學道愛人之訓
而深知爲政之本者恐見不及此豈易得之簿書錢穀
耶雖然公非獨宮室之做是葺將亦士習之變

然而增其麗從此吾郡之秀出編氓步武孔轍者
仰門墻歷階序升堂入室如聞辟雍之鐘鼓而文亦
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志行亦若增其堅固而完好
習之新且與宮墻並煥焉是則公崇文之至願爾凡我
同人尚其共修厥業以稱塞公之雅意異日者踐文石
履赤墀出爲清廟明堂之梁棟以翊襄

天子文明之化人必且按籍而指之曰此其冠峩嘉水之
毓秀與實賢大夫興學所造士也公之播德於吾州豈
有旣哉諸紳士咸曰是宜壽之石以誌不朽命余小子
特紀其事云公諱錫祿字萬鍾涖郡九載多善政今薦
陞本府西路司馬時勤勞共事者則學政永和楊公諱
廷棟訓導臨汾蔣公諱宏緯理合并書

重修平定州城記

國朝 陶易

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大化翔洽薄海內外罔不漸被乃
特詔天下郡縣城郭間有傾圮者各令所司分年修葺
平定在列國爲趙地漢淮陰侯信走井徑道過

八步宋太平興國四年又增築下城城隨山高下
計六里三十八步明嘉隆崇正三朝曾修之惟更
代不一成敗相循迄今一百有三十年矣乾隆甲
申秋九月易奉

簡命來牧茲土周視城郭見頽堞敗塹蔓草迷離舊值
新增徒存文冊詢之故吏訪諸父老正旁徨於土
木版築之交而州城應修之檄已由司空而中丞
而藩與觀察遽及之矣遂領帑卜期偕州判官田

僖監辨知縣胡子翼經始於三十年八月乙丑落
成於三十二年七月壬午計上城門二南曰迎薰
東曰榆關門外有月城北向以下共計四百三十
五丈下城計八百三十七丈亦爲門二東曰拱岱
西曰瞻華兩城滙計雉堞二千一百一十有四炮
臺角臺三十有四門各有樓惟北樓久圯新爲增
置額口望闕餘各仍舊共計城門四城樓五又水
門以宣洩時潦者二各門增設卡房以司啓閉
者補之廢者與之大寒盛暑停工作凡二百有

有奇易窈謂平定四面皆山東連畿輔西達秦巴蜀爲三晉門戶形勢險峻女墻星布樓櫓巍煥士則絃誦於室賈則負販於市兵民共處各安其業各勵其志熙熙皞皞含哺鼓腹因想見我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休養生息涵濡於百年有餘之深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天下之太平久矣且夫不惜經費不憚興作者

天子萬世苞桑之治也宣布德意經畫詳盡者諸大臣佐治之功也藉手以告一日之成安坐以享無疆之福者易與都人士千載一時之遇也爰伐石綴文敬述

帝德以告後之蒞茲土者隨時修葺毋致剝蝕云其月城上之天衢閣係士民蠲修不與經費之數別有記

天衢閣記

陶易

上城榆關門外月城北向有門爲上下城通衢下臨

後重修而增葺之者四迨乾隆九年守者不戒燬於火
前牧方君權建鐘亭一楹榜以陽春待澤蓋隱然以重
修之役待諸後來也歲丙戌易奉檄修城下城將告竣
紳士耆者詣工所而來請曰鐘樓居兩城之中壯觀瞻
而培地脉形家所謂土星也自明公下車以來百廢具
興而此樓未復舊觀尚有美哉猶憾之歎都士人共謀
出資以勸盛事明公其有音乎易嘉其好義首蠲百金
諸人共蠲銀五百兩有奇經始於是年八月戊午凡四
十日而落成適逢冀寧觀察前少宰梁公行部至州周
覽城隍榜其額曰天衢閣銀鈎燦爛映照城郭士民聚
觀罔不忻悅易反覆尋味而知公之望州人者爲甚
切而所以教易者有獨深也在易之大畜之上九曰何
天之衢亨蓋上九則卦終而畜成健者皆止賢者皆養
良馬相逐王道蕩平有如天衢也小畜之上君子猶不
可以征大畜之上則畜極而通不家食與涉大川者皆
有攸往矣六四爲童牛之牯防民惡於未形之象也

不必止惡於未形制惡於既形也而反側盡消自
梗化者雜於其間何其如天衢之通達而無碍也然
公之所以望州人與所以教易者固如是其深且切
而公之剛建篤實光輝以日新其德者是可想見易
亦惟是兢兢自勉以與都人士共勉之以無負於公之
厚望也夫至於閣之高大尺丈一仍舊制蠲修姓名例
得備書列諸碑陰

嘉山書院記

陶易

我

皇上稽古右文大化翔洽英賢輩出爲世羽儀而守土
之臣亦莫不仰承德意培育人才故書院之設幾
徧天下平定爲三晉門戶素號用武地自元趙諸
公風流相尚郡人始知向學至今日而彬彬郁郁
文學稱極盛焉舊有書院仁山澤中非建之於宜
無經久計以故興廢不常前牧華亭王祖庚於乾
隆十六年勸捐銀二千六百八十三兩以子錢爲
師生修脯膏火借學使者行署爲學舍名榆閣

目余承乏此邦以榆關名義未確改爲嘉山書院
咨部纂入一統志增捐膏火七百十七兩學舍之
建尚逡巡未遑也又按郡志舊有四賢堂後增爲
六以祀元趙諸公歲久堂圯主皆不存此亦修廢
舉墜者之一事焉越四年歲科事竣所屬紳士咸
來請曰書院權輿於王公而士氣奮興明公蒞任
以來加意作人負笈者益衆而學舍猶然未備倘
自公倡之吾儕敢不竭力以成此盛舉余嘉其義
亟諾之爲經畫其體制鼎建於上城試院之西大
門二門各三間講堂五間梁少宰榜曰千樹堂蓋
於樹木得樹人之意後堂五間名崇賢堂內紀趙
秉文楊雲翼李治王構呂思誠元好問是爲六賢
又增耿九疇王克己梁昱喬宇高光烈蹇達楊思
忠郝夔孫繼先宋燾馮守禮朱一統張三謨凡仕
於州者六人產於州者六人流寓者三人生於屬
邑者四人共十九人令諸生朔望釋菜以誌景仰
號舍二十八間耳房二十五間補號舍之不及

地得一井築亭其上名曰東井經始於戊子年
月巳卯期年而後歲事共用銀三千八百有奇
省銀六百兩仍照前生息庶幾規模粗備可以經
久矣勸其事者則樂平令朱君敬修署孟縣令施
君大成孟縣令唐君廷樾壽陽令龔君導江也落
成之日集諸生於崇賢堂下而告之曰士人以千
秋自命不可妄自菲薄崇祀諸賢非以科名焜耀
勢位赫奕而祀之也立德立功立言非有一於此
不在此列令諸生揖讓講論讀書砥行以尊師取
友而來學豈徒以登科第受爵祿而已必也取法
聖賢剖晰道義孝弟廉耻修之於身而於天地人
物禮樂食貨兵刑之書博習詳審體用兼該踵式
賢哲以無負

天子棫樸之化而易亦得藉手以竊附於以人事君之義
詎不休哉倘無志於不朽之業而苟且利祿鹵莽
各教又何足算哉諸生其共勉之此則余之所
願也夫

神胡爲有後殿以人道事神禮緣義起也各山大
俱各有神興雲出雨龍實司之

國家務本計重農功於湖海之地崇厥封號時其裡祀
逮及直省而府而州而縣莫不皆然雖山陬僻隅
去湖海甚遠必有潤澤一方之神如牧下之於大
吏分猷佐化期於滋養民物其意同也平定處晉
東偏重巒疊嶂山澤氣通自余蒞任以八年穀順
成旱魃不爲虐神之澤民也大矣哉丁亥夏五偶

缺雨禱雨相率僚屬士民拜諸龍神祠見祠三楹
內乃龍母像諸龍神侍之夫膝下承歡人之所以
教孝也古亦有孝子一號風雷效順卧冰一泣雙
鯉踴出塑茲像者其亦有所感而爲之乎抑確有
所見而隱躍以示人神一體之義乎是皆未可知
也於是宗有舉無廢之意籌先公後私之宜議更
建一殿以肅觀瞻以彰誠敬吏從士從庶民從神
其有知亦憑依而罔不從但心力有餘神人共協
其如限於地何時國子賓生進而請曰公爲政

盛舉余慨然曰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神其
諸爰鳩工比材經始於九月辛丑越二十日而
事用二百二十有六緡皆士庶所樂輸者制度與
前殿相埒核龍毋暨諸龍神像居之前殿爲龍神
崇祠肅祀爭迓神庥此以人道事之與神明相爲
感通無敢諂竇無敢隕越用以昭典禮之所應有
水源之所必及雨暘時若大有頻書余或得藉手
以告無過於斯民也豈不休哉殿其周垣橫九丈
在三丈五尺竇生瑞捐助例得併書

朝暉閣記

陶易

平定居晉之東界毗連燕趙爲全晉門戶西秦巴
蜀及新疆二萬餘里海隅日出之地來享來王莫
不取道於茲東關五里有新寺焉內廡外郊又一
州之襟喉萊公所謂鎖鑰北門異地而同其形勢
父老子弟僉議宜建閣以鎮之由來久矣但有其
說無其事日復一日旣不見魯靈光之所始又
言滕王閣之不可廢余自甲申蒞茲土以來修葺

補苴其大者奉檄葺治城隍土木之工旁午就
紛如無寧晷古云心勞政拙殆此謂與茲所廢
舉廼以餘力爲之春築其洞秋成其屋少宰梁公
題其名曰朝暉大哉言乎暉者日也朝日之始

其義爲陽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時也其於人也爲君子其體爲
明其用爲光大以之應事以之宅心更因日升之
休凜日昃之戒與吾民熙熙皞皞與途人蕩蕩不
平化日之景正舒以長也洞基寬三丈三尺深二
丈七尺高一丈八尺屋三楹寬一丈八尺六寸深
一丈四尺二寸高二丈用錢七十八萬有奇余捐
俸倡之樂輸姓氏列諸碑陰



